



牧齋初學集卷第二十五

雜文五

書瀛國公事實

程克勤宋遺民錄載瀛國公事以閩人余應詩及袁忠徹記爲徵椒丘何喬新注余詩最詳而袁記多所牴牾爲說者以謂呂羸牛馬之事微暖難明傳聞異辭或者中原遺老傷故國思少帝從而爲之說以相快歟國初權衡作庚申帝大事記與余詩若合符節權記云宋江南歸附瀛國公入都自願爲僧白塔寺中已而奉詔居

甘州山寺有趙王者憐國公老且孤贈以回回
女子延祐七年四月十六日夜生一男子明宗
適自北方來早行見寺上龍文五采氣訪之乃
國公所居也問之曰子室中有異寶乎對曰無
有今早五更產一男子明宗大喜因求爲子并
其母載以歸卽庚申帝也帝以庚申爲號者記
者之微詞公羊子所謂習其讀而問其傳也以
元史及諸書詳考之宋幼主降封瀛國世祖夢
金龍舒爪纏殿柱明日瀛國來朝立所夢柱下
世祖欲除之瀛國遂乞從釋號合尊太師往西

天受佛法獲免過朔北扎顏之地袁忠徹記史云瀛

國公以德祐丙子降元年六歲後十有二年爲

至元戊子瀛國公學佛法於吐蕃何喬新注余應詩

云皇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詔

公尚公主時蒙賜宴明光宮酒酣舒指爬金柱

化爲龍爪驚天容侍臣獻謀將見除公主夜泣

沾酥胷幸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此

瀛國北徙之本末也延祐丙辰仁宗命明宗出

鎮雲南明宗不受命逃之漠北其與瀛國公締

交蓋在此時安權帖睦耳以元統癸酉卽位年

十四其生在延祐庚申上距丙子凡四十四年而瀛國公年始五十矣何喬新注元史云明宗北狩過阿兒廝蘭之地納罕祿魯氏延祐七年四月丙寅生帝於北方罕祿魯氏即瀛國之后也余詩曰是時明宗在沙漠締交合尊情頗濃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帳聞笙鏞乞歸行營養爲嗣皇考崩時年甫童此明宗養子之本末也文宗疾大漸召皇后太子大臣曰是忽義之事朕平生大錯我死迎安歡帖木兒立之庶可以見明宗於地下是忽義者明宗從北方來飲毒之

地也燕帖木兒不可立寧宗不踰月而崩久之乃奉太后詔迎順帝於廣西之靜江余詩曰文宗降詔移南海五年仍歸居九重壬癸枯乾丙丁發西江月下生涯終至今兒孫主沙漠吁嗟趙氏何其雄此庚申在位之本末也元以水德王故曰壬癸宋以火德王故曰丙丁西江月者陶九成所記劉秉忠之詞順帝殂於應昌之讖也至元五年尚書高保哥奏言文宗制治天下有曰我明宗在北之時謂陛下素非其子帝大怒立撤文宗主於太廟欲殺草詔史官虞集馬

祖嘗二人以文宗御批呈上脫脫曰彼皆負天下重名後世只謂陛下殺此秀才遂捨不問六月丙申詔曰文宗私圖傳子乃構邪言嫁禍於八不沙皇后謂朕非明宗之子遂俾出居遐陬祖宗大業幾於不繼蓋順帝生於沙漠其非明詔卽順帝亦不得而諱也權衡字以制隱居太行黃華山二十八年洪武二年中書省遣官訪庚申帝三十二年史事得此書上之於朝所紀載可信不誣袁忠徹得之傳聞謂明宗見罕祿

魯氏愛而納之未幾生妥懽帖睦爾而不知其抱養之詳余得庚申大事記以余應之詩疏通證明然後知信以傳信可備著國史不當以稗官瓌錄例之也元史潦草卒業實本朝未成之書後之君子有事於纂述庚申帝之事亦其大者故不厭其詳復云

書沈伯和逸事

沈應奎字伯和嘗州武進人也少有絕力重然諾好急難嶷然以豪傑自負鄉里俠少年皆附之伯和之妻丹陽邵芳之女也芳任俠爲江陵

所殺族人欺其子幼欲殺之而分其產聚而圍守其廬伯和集拳勇少年十餘人爲乞丐裝毒殺其猛犬縋墻而入篡奪其孤嫠以歸芳以布衣入長安傾動中貴人起高新鄭於田間所謂邵樗休者也伯和老於公車嘗獨行費縣山中求問管仲廟輿人舁入古廟中卽亡去少年數輩扛巨木楮其門伯和睨而笑曰是須數輩乎搢袖平舉之臥之於地一少年指神前石鼎曰能舉是乎伯和兩手提之若挈壺甑行數十步復置故處羣輩口吐不能收伯和故繞廊廡觀

象設模碑刻久之乃去日下春徐步歸逆旅館人驚曰客豈有兩翅從虎穴中拔出耶飯河間邸舍有驟食人圍觀如墻伯和怒曰柰何縱獸食人吾不得爲男子矣持鐵簡信步而往驟舍而撲伯和三撲三避之從而擊其目鐵簡陷入尺許驟仆不能起盡力擊之乃斃下第還其人迎拜道左面目鐫其半如混沌焉駙馬楊春元尚榮昌大長公主慕伯和忠義以兄事伯和每爲言國本危疑謀擁祐太子伯和奮臂曰吾不能爲商山老人獨不能爲安金藏乎萬曆庚

戊伯和官刑部郎 神祖不豫召閣臣至宮門
而返福藩猶在邸中外兇懼福清謂伯和曰事
不可知且奈何伯和曰竭股肱之力以死衛
太子萬一有變公必死之請以不肖軀殉公福
清要伯和宿朝房與計事令大司馬列兵圍諸
王府第大金吾領緹騎巡徼王城戎政分部京
營兵屯九門藩府人不得闌出邸第中外寂然
伯和衷甲與福清同臥起示不獨生 神祖勿
藥乃出當此時舉朝惴惴無人色福清獨特伯
和以爲強恤刑遼東策奴酋必叛李氏必敗中

朝咸以爲迂抗章論代藩立少請殺主代議者
時論益惡之出知汀州府鄉人爲御史按部至
汀每夕傳鼓入院指天象示之曰客星犯前星
甚急奈何御史目笑之已而有挺擊之事伯和
於衆中責御史把其袖曰此大事公安得不言
吾嚮語天象云何顧左右趣紙筆卽堂上起草
御史大驚且慙執其手囁嚅祈少緩乃趨而出
伯和爲守考上上黨人罷其官趙高邑爲太宰
起爲南尚寶司丞逆奄時又削籍久之而卒余
嘗訪伯和村居木榻布被沾濁醪如餠飯麤糲

棘喉伯和飲噉自如床頭樹銅簡二其高等身
夜分謂余曰代藩之議彼不悔禍當持此簡擊
殺老魅於朝堂旋自刑以明國法何暇與喋喋
爭嚷畢牘閒乎俄而執簡起舞有風肅然晶光
閃爍上下寒燈吐芒四壁颯拉是時伯和年七
十餘矣余生平所見海內奇偉倜儻節俠之士
蓋無如伯和者稅監高宥將自汀入粵伯和大
書榜示自汀達會城曰稅監將入海從倭抵汀
竟太守當領吏民擊殺之宥聞之縮舌而止其
壯往敢決能出大言斷大事皆此類也

書盧孔禮事

萬曆甲午沈伯和上公車宿交河之富莊驛道
旁父老子弟聚語太息伯和問之告曰縣有義
士盧千斤路遇不平歐其人立斃實無意殺之
也方當繫獄論死無可援救是以歎惋耳伯和
具衣巾謁縣令語之曰某以公車道出於此聞
壯士盧孔禮誣誤殺人非故也今倭方躡朝鮮
交河輪蹄四接盜賊白晝劫行旅公何不詢於
介衆以誤殺貫之俾部署少年守閭里卽有事
可助縣官半臂徒殺壯士填牢獄無爲也縣令

懔然異其言拱手曰謹受教明日朝縣人而問之曰若等能保盧孔禮殺人非故乎雜然應曰孔禮誠非故殺願以百口保之曰吾欲貫孔禮罪爲父老子弟保捍鄉井可乎皆扣頭曰幸甚孔禮遂得釋趨縣門搏穎稱謝令曰非我貫若也吳中沈舉人教我貫若也孔禮出訪問知伯和姓名剪紙爲牌位朝夕炷香拜祝伯和下第還孔禮率子弟羅拜道左要歸其家烹伏雌醜宿酒妻女治餚餅上食傍近諸少年聞伯和來皆叉手扣頭代孔禮稱謝伯和爲長筵列坐飲

嗽如波捲電嚼笑語欲沸伯和持鐵簡起舞譚說古今壯勇義烈事激昂蠶湧羣少年髮植如竿願爲沈公死臨行孔禮再拜把酒言曰孔禮與諸兄弟皆以身許公矣公如有事四方孔禮率五百人裹糧服矢以待命惟公之所死之庚申之秋奴陷開鐵余服除赴闕伯和罷官里居執手慷慨具言孔禮事本末曰孔禮必不負我吾折簡爲兄招之卽有緩急以孔禮所部當前行可也余過富庄驛聞光廟大行囑驛卒郵致伯和書不待報而去冬十月一男子款門求見

曰盧孔禮之弟孔信也問孔禮安在曰孔禮病風臥蓐不能起得沈公書流涕漬面伏枕頓首遣某來謁謝問所謂五百人者曰強半老且死矣其存者多死於援遼兄弟三十人僅孔禮與某在孔禮又病某晨夕守視不復能從軍矣坐而飲之酒鄭重流涕而別歲逼除家人自南來雨雪塞路孔信率壯士十餘人怕首腰刀傳送至河閒乃去伯和歿後十年餘余以急徵過富庄宿邨店中寒燈熒熒追理昔夢作交河壯士行數千言質明而失其稿至今耿耿挂胃臆閒

爲追記之如此

書鄭仰田事

鄭仰田者泉之惠安人忘其名少椎魯不解治生其父母賤惡之逃之嶺南爲寺僧種菜寺僧飯僧及作務人仰田面黧黑補衣百結居下坐自顧跛踏無所容有老僧長眉皓髮目光如水呼仰田使上指寺僧曰汝等皆不及也寺僧怒噪而逐仰田旬日無所歸號哭於野外老僧迎謂曰吾遲子久矣偕入深山中授以拆字歌訣月餘遂能識字因授以青囊袖中壬遁射覆諸

家之術無所不通曉其行於世以觀梅折字爲
端久而與之游能知人心曲隱微及人事世運
之伏匿亦不言其所以然也天啓初將卜相南
樂指全字爲占仰田曰全字从人从王王四畫
當相四人問其姓名曰全字省三畫爲土當有
姓帶土者省四畫爲丁當有姓丁者省兩畫縱
橫爲木當有名屬木者以所省之文全歸之當
有名全者南樂曰木非林尚書乎曰獨木不成
林名也非姓也已而拜莆田貴池元城涿州四
相一如其言晉江李焜與奄黨吳淳夫有郟指

吞字以問仰田曰彼勢能吞汝非小敵也從天
從口非其人吳姓乎然則何如曰吳以口爲頭
彼頭已落地矣汝何憂踰年而吳伏法魏奄召
仰田問數仰田蓬頭突鬢踉蹌而往長揖就坐
奄指囚字以問羣奄列侍皆愕眙失色仰田徐
應曰囚字國中一人也奄大喜出謂人曰囚則
誠囚也吾詭詞以逃死耳之白門奄勢益熾愈
少卿密扣之仰田畫臥屋梁下梁上有斷綆下
垂仰田指之曰如此矣未幾奄果自縊其射決
奇中不可悉數宋謝石不足道也丙子冬前知

牧齋集卷二十七
余有急徵之難自閩來視余自清江浦徒步入
長安爲余刺探獄緩急余抵德州復自長安徒
步來報年八十二矣行及奔馬兩壯士尾之不
能及至鄭州風霾大作脫鞋韉繫之兩臂赤脚
走百里上程氏東壁樓日未下春神色閑暇鼻
息煦煦然談笑大噱至分夜而後寢臨行謂余
七月彼當去位公之獄解矣然必明年而後出
吾當以殘臘過虞山爲太夫人庀窀穸之事公
毋憂也余歸數往招之己卯春將襆被訪余忽
謂家人曰明日有羣僧扣門乞食具數人餐以

待吾亦相隨往矣質明沐浴更衣若有所須羣
僧至飯畢入室端坐奄然而逝仰田遇人無賢
愚貴賤一揖之外箕踞嘯傲終日不知有人人
遺之錢帛卽受否亦不計每見人深中多數厓
岸自好者輒微言刺其隱人亦不敢怨懼其盡
也余嘗謂仰田公非術士古之異人也仰田笑
曰吾行天下大矣莫知我爲異人然則公亦異
人也又嘗語曰吾重繭狂走爲公急難侯嬴有
言七十老翁何所求哉士爲知己者死縱令斫
吾頭去頸上只一穴耳臨終屬其子曰三年後

往告虞山更數年尋我於虎丘寺之東仰田信人也其言當不妄書其語以俟之

丁丑獄志

烏程以閣訟逐余既大拜未嘗頃刻忘殺余也邑子陳履謙負罪逃入長安召奸人張漢儒王藩與謀曰殺錢以應烏程之募富貴可立致也漢儒遂上書告余并及瞿給事式耜烏程奮筆票嚴旨逮問余將抵近郊撫寧侯朱國弼抗章劾烏程欺君誤國章數上烏程疑余使之吳人周應璧爲撫寧客出告人曰撫寧必得重禍吾

雖諫不吾聽也因爲道疏語云何語聞履謙履謙曰此奇貨可居也乃嗾王藩出首謂余以三千金屬應璧賄撫寧應璧家僮喜兒及傭書蔣英知狀事下錦衣衛掌衛事董珉烏程之義兒也迫欲傳致具獄以快烏程收考應璧令具對所劾應璧曰撫寧勲臣受國厚恩拚一死擊奸輔某作詩諷止堅不可回乃爲改竄疏中數字非代草也卽令應璧代草罪不至死馬周亦爲嘗何代草何用抵諱耶問王藩所首行賄事應璧曰某居長安二十餘年與錢無片紙聞問撫

寧往擊逆奄今擊奸輔義烈憤盈拜家廟別老
母而後行事天日較然何忍以婪賄誣之擊奸
輔坐賄擊逆奄亦坐賄乎錢未嘗行賄某未嘗
代錢行賄何繇識錢家人面貌問其姓名子虛
烏有可置對具獄上告君父耶琨曰錢家人紀
綱具在原揭何謂無之應璧大笑曰紀綱者僕
隸之總名也紀綱之僕猶今言管家云耳安得
有姓紀名綱之人爲錢僕隸耶事出左傳故非
僻書在某卷某行明公可覆驗也琨曰我家安
得有此書此豈秀才掉書囊地耶考蔣英喜兒

皆不肯承又收考撫寧家老蒼頭年七十餘意
其老可彊服也捨地大呼誓以死明主人無他
琨掠訊無所得慙且恚王藩莪冠束帶招搖而
來琨樞衣起迎之握手耳語久之遂用藩語具
獄曰應璧初抵闕不服藩及蔣英喜兒叅語作
證左驗明審應璧始伏罪臣始得結竟其獄乞
勅付北鎮撫司究訊正法疏上上以爲疑命
窮究行賄家人主名琨持之益堅謂贓罪真確
案宜早定不當遼緩以滋葛藤上終弗許也
獄初具琨等謂上必震怒執余下詔獄此一

獄卒事耳卽 上不執余而以主名坐一二僮僕掠楚誣服因以傳染朝士之右余者此輩可舉網而盡而余爲渠率其將安往 上神聖心知余枉疏三上旨三駁之竟不及余而東廠以緝獲事盡發履謙漢儒藩三人奸狀 上命法司具獄各杖一百立枷死長安右門外琨亦以他贓罪勒去琨之考應璧也五毒參至窮竭慘酷無復餘方應璧慷慨直辭色不變容琨發怒罵曰要夾折他脚脛應璧曰變一足庸何傷琨曰這本上要將撫寧拏下應璧曰祖宗優厚勳

爵非謀反大逆無下獄者溫閣老威靈遂勝於二祖列宗耶琨罷吳孟明掌衛事再奉 旨覆讞盡反琨所文致獄辭而以代草坐應璧應璧亦拜杖右門外久之病創而卒崇明沈廷揚經紀其喪返葬於吳天啓中逆奄令許顯純掌詔獄考汪文言板誣楊忠烈贓罪文言仰天大笑天下有貪贓楊大洪乎彭考刺藝血肉糜爛不肯回易一辭顯純具獄曰文言供吐云云皆誣也烏程之伎毒深於逆奄董琨之周内精於顯純應璧重義輕死不憚以骨肉扞拒文言之

後又一男子漢之貫高陸續豈是過乎戴就語
薛安曰考死之日當白之於天與羣鬼殺汝於
亭中或曰應璧死後琨病瘖見應璧守欲殺之
命道士上章服罪貫我死願作主奉祀以謝至
今琨家祀應璧歲時扣頭上食如祖考云

徽士錄

萬曆閒余以史官里居新安程生元初踵門而
請曰聞明公有意於著作願有請也翼日以書
來曰元初於世事懵然於身家妻子一不爲計
念明興二百餘年國史遠遜前代輒不自量欲

做六典會要勒成一書雖窮老不能忘也竊謂
夫子刪書堯舜稱典 祖宗本紀宜從尚書例
尊之曰典明不與歷代同也史家最重書志兵
食尤要班史食貨以後無可觀者宜爲食貨通
志一切農桑儲備足食足國者悉隸焉兵志自
握奇經左傳以下詳考歷代兵制陣法另爲一
書前代禮志載郊廟儀仗冠服諸事而不及朝
廷邦國士庶禮宜以儀禮爲主以家禮儒先議
論參之以補其闕樂志泛論樂理不及制度作
法元初遇異人授以樂制詩卽樂樂卽詩也詩

言志歌永言作詩事也聲依永律和聲作樂事也詩統爲十二韻分之有百餘韻樂亦統爲十二調分之有三百六十調詩用韻卽十二律也又用音爲宮商角徵羽同音而不同韻者卽用叶韻音韻竝用詩卽樂也樂亦有十二韻每韻中有七音宮商角徵羽少宮少商也故琴用七弦簫笛帶翕聲亦七孔一弦一孔爲一音七音閒雜而成一調卽作詩爲一律也百官志以周官爲先而歷代改革俱備考古宜今不爲膠柱考工記利器以前民用亦非細事宜補爲一志

昭代當百王大備之後包羅往古垂示來禩莫今日爲宜書成而明公手爲裁定他日爲政舉而措之而已昔諸葛武侯以一隅抗衡魏吳曾築讀書臺藉多士之力攷華陽國志木牛流馬亦一士人所獻武侯採而用之願明公之無忽於斯言也元初家累千金妻子逸樂棄而游四方行不携襆被臥不儼邸舍終年不澣衣經旬不洗沐搏糲飯裹置衣袖中以爲餽糧夏月穢臭逆鼻聞者嘔噦元初咀嚼自如余將補官赴闕卒卒未暇理前語元初遂別去不知何之後

數年有告者曰元初聞遼事急徒步往遼陽相
視阨塞要害奴將攻遼陽人勸之去不可城陷
死焉嗟夫元初有志於著作棄家離鄉周行天
下蓬頭跣走如中風狂易懷鉛握槧身死絕域
張伯松知有賊會反支日不去爲賊所殺豈其
類耶其書留篋行中紙敝墨渝二十餘年更一
失之程生遂無一字留天地閒矣推元初鄭重
屬余之意知其心罔罔猶不死也作徽士錄使
新安之志文獻者徵焉

東征二士錄

萬曆二十年倭酋平秀吉遣將躡朝鮮 天子
念屬國殘破國王亡走求內徙興師往援命兵
部侍郎宋應昌爲經略武庫郎劉黃裳職方主
事袁黃贊畫職方訪求奇士得山陰人馮仲纓
吳縣人金相羅致幕下十月抵山海而倭先鋒
行長兵已渡大同江繞出平壤西界石司馬所
遣辯士沈惟敬三入倭營得其要領行長許撤
兵議封貢遣部下小西飛彈守藤原如意從惟
敬見大將軍李如松問大閣入朝班次云何大
閣者倭僞王關白平秀吉也如松厚勞遣之約

以明年正月入平壤受冊退師行有日矣職方問仲纓曰倭請封信乎曰信東事可竣乎曰未也職方問曰何謂也仲纓曰平秀吉初立國內未附行長關白之嬖人欲假寵於我以自固故曰信也如松恃寵桀驁新有寧夏功加提督爲總兵官本朝未有也彼肯令一游士掉三寸舌成東封之績而東甲以還乎彼必詐惟敬借封期以襲平壤襲而不克則敗軍襲而克則敗封故曰東事未可竣也相曰襲平壤必克克而驕必大敗敗封與敗軍互有之職方曰善正月七

日惟敬遣其奴嘉旺報行長質明天使行冊封禮自南門入行長候於風月樓倭花衣夾道欣望龍節如松擁衆襲之弓刀擊戛倭知有變退保風月樓牡丹臺二壘諸營合攻不能下行長夜半渡大同江江冰引還龍山如松不知也旦日下令進攻良久知倭去乃建大將旗鼓誓師入空城命諸將上首功西兵南兵奉軍令不割級而遼兵出所匿鮮人首以獻一軍譟聲如沸爭欲殺李大蠻如松佯弗聞也倭進則魚貫而營退則捲簾而撒所過多設虛壘以疑敵如

松自平壤趨龍山六百餘里中塗列四十寨攻
開城自旦至午城中寂無人聲令西兵梯而入
收其所設戈幟割道旁鮮人腐首報再捷鮮人
恨如松給之曰倭棄王京遁矣如松驕而貪戒
西兵南兵列營江邊提遼兵三千獨進經碧蹄
館館人復以倭遁告如松益喜輕騎疾馳至大
石橋馬蹶傷右額蘇而復上橋外倭幟如林李
友昇率家丁據橋攢射倭不得過兩山麓皆稻
畦李如栢以其弟如梅爲左右翼夾如松出淳
中李友昇中鈞墮倭來益衆刃及如松重鎧會

楊元兵至得免大兵退守開城而經略駐定州
相去八百里行長據龍山清正自咸鏡趨截鴨
綠江經略前後皆阻倭計無所出馮仲纓言於
職方曰師老矣退又不可清正狡而悍藐行長
而貳於關白願與金相偕使可撼而開也職方
具以仲纓前語告經略經略許之清正者薩摩
君之介弟也平秀吉心畏之使其嬖人行長將
前軍而清正爲後繼清正倍道取咸鏡虜李昫
妃及其二子及將相樞筦三人擁兵斷後意不
欲屬行長耻爲之下也仲纓往清正盛軍容迎

仲纓仲纓立馬大言曰諸酋恃強不知天朝法
度汝故主源道義受天朝封二百餘年汝輩世
世陪臣也汝敢慢天朝忍遂忘故主乎仲纓欲
暴鬪白之篡也故以故主挑之清正嚙指曰唯
唯仲纓就帳宣言曰汝巨州名將故主之介弟
今破王京者行長也議封典者行長也彼以一
弄臣儼然主封貢挾天朝以爲重而汝雄踞海
濱自其牛後心切恥之且持此安歸乎今與我
定約急還王子陪臣退兵決封貢勿令冊封盛
典出自弄臣此亦千古之一時也清正手額曰

請奉教解所著團花戰袍與仲纓歃血約盟令
王子陪臣謁仲纓扣頭謝訂期歸國即日自王
京解兵而東仲纓之入說清正也金相勒兵以
待相計之曰仲纓職方所使也劉武庫內忌之
如松平壤之役職方面數其襲封殺降今得無
以通倭中仲纓爲媒孽職方地乎乃領健卒二
千人分伏南山觀音洞邀其歸師殺九十餘人
生擒倭將一人曰葉實仲纓歸武庫果以通倭
爲言仲纓取相所斬倭級示之且分遺其幕客
乃止而如松以十罪列職方職方遂中察典仲

纓與相皆罷歸如松駐開城久去鴨綠千里兵
疲糧盡與參軍李應試謀復遣惟敬議封事事
垂成而敗石司馬與惟敬皆論死而東征之役
更易督師制府先後七年老師費財飾功掩敗
海內爲之騷動迨平秀吉死倭撤兵歸國始告
成事惟敬之再使也李參軍密告如松遣仲纓
別使清正使兩虎共鬪此上策也如松不能用
邢益都爲制府遣人聘仲纓東人王君榮戒仲
纓曰大丈夫肯俛首爲邢小人用乎仲纓謝弗
往僦屋長安市中讀書賣藥以老相敘東征功

當實授守備往謁兵部吏吏笑曰長安中金銀
世界君徒手來何爲慟哭焚其文牒以歸遼事
之殷也相老矣往來燕中塞下欲有所爲依故
人於薊門死濟河舟中屬其僕歸骨虞山余爲
葬之北麓祔其母之兆相事母至孝從其志也
相年十五見老僧有羸疾憐而飯之老僧精武
藝授以四十字曰熟此則無敵於天下矣嗣
父死負官錢七萬隸捕相急度不可脫誘而之
曠野以老僧所授談試之數十人應手而倒走
居庸關外亡入虜中虜見相藝絕人不忍殺居

三年益厚遇之相歸內地虜爲資送至關外始
去從袁職方論天文曆法從徐閣學論屯田海
運從李中丞論復舊遼陽按圖畫地歷歷如指
掌每爲余道東征事與世所記錄絕異已而遇
丁贊畫之子出其父手記知相言有徵也仲纓
爲人短小善談笑家貧坐客恒滿出清正所贈
戰袍示余曰此老禪和衲頭也相深目戟髯俯
躬徐步舟行順風揚帆則伏地喀嘔且死語其
僕曰置我棺船艙中勿令見水使我魂悸也其
曲謹多畏如此

牧齋初學集卷第二十五

牧齋初學集卷第二十六

雜文六

書錢塘大慈山甘露院二牒後

錢塘大慈山甘露院二牒一則會同十年七月
吳越有國時所給有吳越國王押字及鎮東軍
節度使印文一則宋治平二年四月中書門下
牒付者也吳越牒中所稱會同十年卽晉出帝
開運四年耶律德光滅晉所改也是年六月吳
越忠獻王弘佐卒弟弘侖立十二月弘侖爲羣
下所廢立弘俶則知吳越國王者弘侖也弘佐

卒以鎮東節度使授弘侗至八月制授弘侗東
南兵馬都元帥鎮海鎮東節度使故印文止稱
鎮東也治平二年牒後所書右僕射兼門下侍
郎平章事不署姓者安陽韓忠獻王琦也中書
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曾者晉江曾宣靖公
公亮也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歐陽者廬陵歐陽
文忠公修也吏部侍郎參知政事趙者虞城趙
康靖公槩也三公皆署姓而忠獻獨不署以忠
獻集考之忠獻於治平元年甲辰冬三表乞罷
相上許以仁廟終祥再請至二年乙巳夏累申

前請此或其杜門乞休不赴都堂時也以二牒
所載徵諸史傳無弗合者獨吳越牒中會同十
年之紀覽者往往致疑蓋德光滅晉雖以二月
丁巳朔建國改號而漢高祖亦以是月辛未起
河東仍稱晉天福十二年吳越之正朔何以不
奉漢而奉遼况四月丁丑德光已卒於殺胡林
矣此牒行於七月不應猶以會同紀年此不能
無疑者也攷之遼史自阿保機卽位九年吳越
與契丹信使不絕吳越之通好契丹久矣契丹
入主中國吳越奉其正朔當在諸州鎮之先是

年七月德光雖已死而漢令未及於東南故猶以會同紀年其改而從漢則在八月受漢制之後也吳越備史沒會同天福而追紀開運四年亦可謂微而章矣遼史德光紀是年改元大同而會同無十年與此牒及諸史異或者又以爲疑按王溥五代會要德光僞降赦改國號大遼稱會同十年歐陽史諸家亦同蓋降赦則稱會同而改元則曰大同改元之後不三月而德光卒故大同之號不行於中國而僅存於國史牒文所從据其降赦之文國史所書紀其改元之

實固可以互攷也葉隆禮契丹國志以是年爲會同十一年隆禮之志成於淳熙中遼史未入中國其舛誤不可枚舉徐無黨注歐陽史以謂契丹年號諸家舛謬非一莫可考正因是牒以考之則益信矣江陰李君貫之博雅好古叢書蠹簡每遇之無不藏去出二牒以示余命爲之跋尾余學殖旣鮮又善遺忘略疏其槩以復於貫之貫之幸悉舉所聞以改焉萬曆四十八年庚申春正月

再書錢塘大慈山甘露院二牒後

往余爲江陰李貫之考錢塘大慈山甘露院二牒距今七年矣治平二年四月之牒韓魏公爲宰相書銜而不姓曾魯公爲次相歐陽文忠趙康靖爲執政則署姓而不名余未及深考第據魏公安陽集二年乙巳夏仁廟終祥累申前請遂妄謂魏公之不署姓或以杜門乞休不赴都堂之故而非敢以爲允也今年偶讀王明清揮麈錄云明清嘗得治平元年英宗批可進狀一紙於梁才甫家宰執書臣而不姓且花押而不書名以歲月考之則韓魏公會魯公歐陽文忠

趙康靖作相參時也但不曉不名之義後閱沈存中筆談云本朝要事對稟嘗事擬進畫可然後施行謂之熟狀事速不及待報則先行下具制草奏知謂之進草熟狀白紙書宰相押字他執政具姓名進草卽黃紙書宰相執政皆於狀背押字始悟其理不知今又何如耳明清所得進狀與甘露院牒皆在治平元二閒四公作相參之日甘露院之牒蓋中書門下奉勅賜額令本州翻錄降付逐寺院者也讀明清之錄考其所謂熟狀進草者是牒蓋亦熟狀之遺而宰執

皆不名則宋朝故事如此也及考萊夢得石林燕語則云唐誥勅宰相書名者皆不書姓惟單名則書姓蓋以爲宰相人所共知不待書姓而見國朝雖單名亦不書姓他執政則書所以異宰相之禮也夢得所記宰相不署姓之故視存中爲詳如魏公正所謂單名不書姓者也誥勅不書姓則其是於文牒者又可知也余初不知宰相不署姓爲宋之故事而以臆考之微揮塵錄諸書則余之誤誰與是正然是時曾魯公實爲次相而與二執政同署姓則知宰相之不署

姓不獨異於執政抑亦異於次相也以是牒推之又可以補夢得之所未備也存中又記中書劄子宰相押字在下次相及叅政以次向下樞密院劄子樞長押字在下副貳以次向上以此爲別是牒之書銜繫於年月之後先左右叅次次相又次宰相蓋以後爲尊而不別行是知文牒之行於下者其制又與劄子異也治平去今五百六十餘年故紙敝牘使人摩娑不忍置文獻之不可以無徵豈不信哉余學問踳駁不審於闕疑慎言之訓是以有向者之誤今旣已知

之不敢塗竄以自蓋也庸敢備書以詒貫之俾
附於是牒之後雖然自時厥後有所弋獲尚當
次第書之貫之老而好學故知不以我爲贅也
天啓六年四月

記溫國司馬文正公神道碑後

天啓壬戌得司馬文正公神道碑刻於長安肆
中紙敝墨淪深加寶重而又竊怪其不盛行於
世也遂命良工裝潢屬友人程孟陽題而藏諸
篋衍後三年乙丑被放歸田讀元人程鉅夫集
溫公墓碑老杏圖詩序曰公之墓碑仆於羣憮

之口而斷碑之隙有杏生焉金皇統閒夏邑王
令建祠修復老杏迄今二百餘年矣白雲翁家
與之隣益用封殖皇慶之元翁爲平章政事出
所繪圖及修復之碑使廣平程某序之鉅夫之
序所謂夏邑王令者壽春王廷直金皇統閒夏
邑令也白雲翁者元平章察罕也鉅夫記修復
事頗略然有以知其出於磨泐之後而碑之傳
於世者爲不易也考於通志得廷直所自記曰
紹聖閒仆溫公墓碑而磨其文靖康復公官爵
欲再立而未暇迄今五十餘年埋之深土毀滅

朽漫不傳於世天眷有德乃生杏樹一株於碑
座龜趺之側蟠枝屈蟠春花夏實廷直以皇統
戊辰秋八月行令夏臺問諸守僧圓真訪得舊
本於公會姪孫曰作曰通之家命工刊模碑面
穴隙不可鐫磨碑陰碎裂閒實以土蓋初仆時
自龜而上推撲使然也欲別選鉅石作豐碑則
又無大葬時朝廷物力公族姪孫綺曰不若橫
碑作小段而模立之則龜杏不損後之人知其
異焉因斲碑而爲四額一跋一共六石僧法洪
率闔邑僧院咸出貲助之圓真又出私帑於墳

院法堂之後設堂以祀公置碑石焉號曰溫公
神道碑堂此皇統修復之始末也余初得此碑
凡四紙縱長丈餘橫半之與斲碑爲四之說符
合爲皇統時所修復無疑也余所存者四石而
已其額與跋皆不可攷矣然而碑也仆於宋
復於金龜趺之僅存老杏之封殖皆有鬼神護
持而余乃幸而得之又豈易哉余又謹按公以
元祐元年九月卒於位二聖親臨其喪哲宗再
遣使詔其孤康又遣大臣諭指俾奪遺命從官
葬命入內內侍省供奉官李永言乘驛詣涑水

相地卜宅於是以十月甲午掘壙發陝解蒲華
四州卒穿土復選尚方百工爲葬具十月復命
公從子富提舉之十二月丙戌墓成其葬也以
二年正月辛酉既葬之明年勅翰林學士蘇軾
撰碑上親爲篆字以表其首又命永言及公從
孫桂督將作百工起樓於墓之東南以居焉樓
之大制基極相距凡四丈有五尺上爲四門門
爲二牖下爲二門門爲一城復閣周於碑迴廊
環於閣繚垣四起爲之蔽衛凡七月而畢事土
木金石朽壤丹雘之工總會一萬六千有奇而

所損之數稱是此元祐中大葬溫公恩禮之大
略也八年九月宣仁聖烈皇皇后崩紹聖元年
七月三省言前後臣僚論列元祐以來司馬光
等罪惡詔司馬光呂公著各追所贈官并諡告
及追所賜神道碑額仍下陝西鄭州各於逐官
墳所拆去官修碑樓及倒碑磨毀奉勅所撰碑
文訖奏從許將之言僅免斷棺僇屍而已四年
二月追貶清遠軍節度副使四月又貶朱厓軍
司戶參軍徽宗追復未幾而崇寧復貶姦黨之
碑大書深刻者再皆以公等爲首靖康初元除

元祐學術黨禁贈公爲太師而事已不可爲矣
廷直修復公墓在金皇統八年戊辰紹興之十
八年也距紹聖仆碑時計五十有五年異國之
臣左衽之長乃能摩娑斷碑以修復爲已任洪
真輩皆僧徒相與欣助之唯恐後其視紹聖崇
寧諸人又何如也然而當是時賊檜爲政和議
告成天水之封劉筈之冊皆在紹興皇統閒涑
水之墓雖儼然修復公亦何樂乎有是哉嗚呼
公墓之廢興關於有宋之存亡庸敢牽連書之
於碑刻之後後之君子亦將有感焉是年冬十

有一月二十七日虞山老民錢謙益謹記

讀盧德水所輯龍川二書後題

德州盧德水刻陳同甫三國紀年史傳序題之
曰龍川二書又深自貶損以謂淺見寡聞不敢
出手作序擬請虞山先生數語以發明二書之
所以然嗚呼余少而讀龍川之書爲之寤而歎
寐而起酒闌燈炮屏營欷歔者二十餘年矣其
敢無一言以副德水之意乎靖康之事天下之
大變也紹興之請和皇統之策命天下之大辱
也堂堂中國五十年之間龍川以匹夫庶士奮

起而任天下之辱思一洗之而無以自效故假
三國之君臣以見志焉三國紀年者龍川之春
秋也以言乎帝胄則備疎而構親以言乎舉事
則劉難而趙易以言乎立國則巴蜀感而南渡
寬然蜀以鼎足抗衡而宋以島夷屈服龍川不
云乎後主之庸豈後世之庸主哉然則後世之
所謂庸主者可知已矣志曰漢略悲其君臣之
志也以愍夫不足悲者也孫氏之立國君臣上
下畫江之慮精矣及晚年國勢既定參分造盟
以函谷爲界而明與魏絕以皓之昏暴猶有青

蓋入雒之思而南渡之君臣據錢塘一隅之地
叩頭乞哀惟恐失之不亦傷乎志曰吳略著其
自立也以表夫不能立者也孔子曰吾志在春
秋三國紀年其亦龍川之志乎龍川之志則志
乎中興而已故其爲史傳序也以中興遺傳終
焉忠臣義士中興之本也謀臣辯士中興之資
也譬之鳥焉忠臣義士其肝膈也謀臣辯士其
毛羽也有謀辯之略而無忠義之心則徐秉哲
王時雍之倫竭其精神才智朝金而夕楚者是
豈可備驅策者乎有忠義之心而無謀辯之用

則所謂拱手而談正心誠意爲風痺不知痛痒
之人者亦要歸於無用而已矣是二者皆偏才
也人主患不得英豪而用之英豪者有忠臣義
士之心而具謀臣辯士之略如蜀之有亮如吳
之有瑜是也以英豪之人而生昏庸衰濁之世
譬如神龍之在溝壑也田夫孺子爭以爲怪異
不將醢之則將豢之夫避醢而就豢亦豈神龍
之所欲哉宋當斯時和議成黨論盛鄙夫盤互
於廟堂賢人刺促於羅網如龍川者再入大理
獄晚得一第以死而况於龍伯康趙次張輩抑
沒草野又豈可勝道者乎天生英豪使斯世不
獲其咫尺之用此則人主之過而天下之大不
幸也余於龍川二書竊窺其中興之大志悲其
以英豪自命而卒於無成故因德水之請書之
於編末發千載一慨焉今天下全盛建州小奴
游龜殘魄漸就漸滅而士大夫深憂過計有如
歐陽子之二唐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者
天子方拊以英豪一旦登庸德水使執政召問
當從何處下手德水必有以自獻矣余老矣尚
能執簡以記之崇禎丙子陽月朔

孝譽先生私諡議

崇禎五年五月故鎮遠侯勳衛楊州顧君卒江左薦紳大夫與顧君游者悲其才不效於時位不稱其志做古人私諡之法謀所以易其名者胥走告於舊史氏錢謙益謙益議曰勳臣子弟之有散騎參侍自洪武九年始也朝會大事佩弓刀充宿衛其有材器超卓者不次擢用然自洪永以來膺是選者郭忠武而外未有聞焉則豈非貴不期驕富不期侈甘毳足以養其心而綺紈足以柔其骨於其中求一勞人志士殆所

謂牛毛而麟角者歟君弱不好弄痛刮磨豪習讀書修行一以忠武爲法則其在環衛也我方有事屬國奮身請東征以麓川騰衝之役爲比既而有封議不果謝病家居御史薦君率江淮兵援遼牽連謫戍亦猶忠武之志也君生平忠孝大節無愧於忠武如諸公之議考私諡以易名不惟君死且不朽抑亦激勸後人感槩豎立庶可以稱塞我高皇帝廣厲勳舊之德意謹按諡法孝之例有五君之事母有曾閔之孝緹騎及門銀鑰逮繫君旌旄以別其母登車煒煌

既免然後跪謝告實可不爲慈惠愛親乎毀家
報國身瀕九死已已之冬詔書告別單車就道
誓獨身死侏奴以解嚴而止可不謂秉德不回
大慮行節乎東海侯陳文得謚孝國史以爲異
典吾以爲莫如君宜又按謚法狀古述今日譽
君著鎮遠先獻記下上十一朝網羅貫穿非一
家之史也論邊政議漕鹽舉而厝之可以佐縣
官緩急詩不云乎庶幾宿夜以永終譽君可謂
譽矣請謚曰孝譽先生謹議是年冬十一月舊
史官嘗熟錢某述

顧孝廉請贈議

萬曆間吳中有三孝廉曰崑山歸季思嘗熟顧
朗仲長洲文文起文起登上第爲天子之大臣
而季思朗仲皆前死巡方者以季思名行上聞
得贈翰林院待詔且命更舉其未盡者吳之人
士僉謂朗仲不可以後余惟季思之道清而貞
廉靜而閒止朗仲之道弘而毅篤誠而沉塞季
思庶幾伯夷之清而朗仲兼有伊尹之任巡方
者之於二賢非有軒輊而不蚤聞焉則吾黨之
過也朗仲少喪父哭踊拊心焦肺嘔血終身爲

錮疾臥則心怛怛然非抱持不能寐事後母至孝朗仲病後母籲天請代未幾亦死每曰子而不孝非子也吾惡夫以孝取名者也生平不妄取一錢遇人緩急典衣借貸未嘗以無爲解居閒請託謝絕郡邑公正發憤則奮臂削牘不避讎怨每曰士而不廉非士也吾恥夫以廉成名者也繇此言之孝廉之行朗仲之所不欲居而况於其名乎又况於假其名以取旌乎然則朗仲之爲人如何曰其學以窮經好古爲宗一義之未析一物之不知其所爲食寢俱廢者也其

志以忘身善物爲務一民之未安一物之失所其所爲疾瘠在躬者也篤信好學強立不返爲子必死孝爲臣必死忠得志則沛然德教行於兩閒不得志則浩然真氣返乎大宅是則朗仲而已矣朗仲與江陰繆當時同舉鄉書當時於世少所許可每曰朗仲吾師也唐人李遐叔作三賢論曰元之志行當以道純天下劉之志行當以六經諧人心蕭之志行當以中古易今世以二君擬之朗仲其元劉之比乎當時其蕭之倫乎當時以奄禍考死與劉侍講齊名爲當時所

心師者其人又何如哉舉是以應 明詔雖非
朗仲之志其誰曰不宜謹議

吳中名賢表揚續議

國家崇獎名節風勵流俗著之甲令凡忠臣孝
子義夫節婦旌表其門閭蓋做古表厥宅里崇
臺綽楔烏頭漆書之制士大夫之賢者得祀於
鄉之學宮蓋做古瞽宗樂祖鄉先生沒而祭於
社之制世道下衰風教凋敝鄉里婦孺雖有伯
姬孝已之行截髮剗股殘肌捐身非其子孫富
厚空牘游揚卒皆草亡木隕聲銷影滅鄉賢之

祠木主林立多於儲胥有志者過而唾之若坐
塗炭數年以來士大夫廉恥掃地辮髮而事奴
挾筴而干寇者覲面攘臂恬不知恥是豈可視
爲細故哉我 皇上深惟治理激厲頑懦俞前
按臣祁彪佳之請表揚已故舉人張基歸子慕
朱陞宣皆贈翰林院待詔又命以後巡按御史
各宜留心風教確訪真品薦舉以聞於是吳之
縉紳孝秀耆老公舉其續宜表揚者舉人二人
生員一人謹條列其行事如左

顧雲鴻嘗熟人中萬曆庚子鄉試雲鴻少喪父

拊心嘔血終身抱怔忡之疾非抱持不能寐事
後母至孝雲鴻病後母籲天請代後雲鴻死旬
月以哀卒後母之殉其子古未有也博學深思
研精六籍易簣之夕雜誦易象琅琅出席蓐閒
讀書藤溪山中介居絕俗急公赴義不顧頭目
以忠孝名節爲已任丁未鎖院對策至天災民
窮淚簌簌下沾漬楮筆嘗語所知大丈夫殺身
取義當轟轟烈烈如疾雷閃電公等暖妹自好
他日縱遇難死節不過作文文山謝疊山耳甫
強仕而卒學者私謚爲孝毅先生雲鴻在公車
與江陰繆昌期長洲文震孟以名行鏃礪繆文
皆嚴事之不敢鴈行進繆爲忠臣文爲名相則
雲鴻之品第可知也

張世偉吳江人中萬曆壬子科鄉試服習其祖
基之家訓七歲喪母上食號慟塾中兒皆爲流
涕父歿事其兄如其父急朋友之難甚於己鄉
邦有大利病縉紳囁嚅相顧必自世偉發之謝
絕請託誅茅灌畦死無以爲歛倪司李賻之乃
發喪世偉峻嶒自守不依附東林講席以鈞聲
名黨人咸目攝之曰此爲清流嚆矢者也晚年

謝公車不赴閭里有急難必望走焉有不善相
戒曰無使張孝廉知其所居嚴重於公卿其卒
也謙益題其銘旌曰孝節張先生之柩世偉晚
與文閣學震孟周忠介順昌朱孝介陞宣爲友
而姚學士希孟出其門諸公以名行顯聞世偉
居其前爲唱于焉陞宣旣得旌矣於世偉何疑
楊大滌吳縣儒學生員故宮保南京兵部尚書
莊簡公之子也吳有君子曰王仁孝先生敬臣
大滌少從之游緼袍徒步徐行下視人不知爲
宮保之子性廉靜見非義氣色慙然不可犯干
闔然躬行乎尹旁達望而知爲仁孝先生之徒
也事莊簡及嫡母生母竭盡誠孝居三喪哀毀
如一晁弟四人析產獨取其薄丁巳戊午間歲
饑民陳死無算收瘞枯骼凡兩年可萬計居家
訓子肅若朝典冠昏喪祭必用古禮年逾艾危
坐一室朱黃誦讀夜分不輟疾革衣冠肅然以
手指心而逝吳人稱爲端孝先生吳趨故嚴重
王敬臣纖兒婦人皆呼王孝子敬臣沒推服大
滌如敬臣萬曆十四年御史上敬臣孝行 神
宗特授國子監博士用敬臣例旌大滌於身後

其誰曰不宜

右條列吳中三賢行事如右皆徵諸國人詢於
介衆起九京而俟百世可信不誣者也列郡之
中亦有弓旌賁及著作繁富游光揚聲傾動海
內者矣嗟夫瓦器飲食或以虛僞貽譏穀皮綃
頭或以鈞采蒙誚取宋璞以混周玉採春華而
忘秋實豈執事者所以奉 詔條砥末俗稱塞

聖主崇獎風勵之至意者乎敢忘其固陋獻
斯議以備采擇焉癸未孟陬月虞山老民錢謙
益謹議

放生說

放生戒殺三代以上未有其名然而未有大於
此時者也何也周官甸衡澤虞所掌凡以共祭
祀賓客喪紀之用其它攻猛獸除毒蠱去鼃龜
射矢鳥各有攸司皆以生之之道殺之也國君
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麇卵田不以
禮曰暴天物則田而殺焉寡矣獺祭魚然後虞
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
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
田參觀王制月令夏小正之所載則非時而殺

焉者寡矣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
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則無故而
殺者寡矣魯隱公大國之君也登百金之魚臧
孫以爲亂政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
弃之周德下衰其凜凜於王制若此而况其盛
時乎古之帝王以天地山林川澤爲一家以鳥
獸禽魚羣生萬物爲一體無地而非放生之地
無物而非放生之物也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
官分職皆放生戒殺之法親賢遠奸禁女謁屏
閹寺攘夷狄皆放生戒殺之事也民無天扎物

無疵癘麒麟游鳳凰集泉鳥獸魚蟹咸若豈其
以人主之尊躬家人之細行旦得一鳥焉而縱
之暮得一魚焉而畜之至以不取不放見笑於
夷狄如梁武者哉唐宋之世天下始有放生池
唐乾元中命天下置放生池凡八十一所顏魯
國文忠公爲之碑宋天禧中王欽若奏以西湖
爲放生池爲人主祈福蘇文忠公謂西湖不可
廢者五此其首也唐宋之置放生池吾所謂家
人之細事也王欽若之請則宦官宮妾之愛其
君也然而顏蘇兩文忠拱手讚歎如恐不及者

何也尊王制因末法導揚人主之仁心仁聞而
勸誘天下以好生惡殺此仁人君子之所有事
也唐用闍人殺天下宋用新法殺天下屏弃兩
文忠於外生民日就湯火而祈福於一魚一鳥
其放生戒殺不已隘乎君子亦爲之一喟而已
矣塘栖張子羽斥萊湖爲放生池建流水長者
閣於池中延秘密嚴公主其事其友張秀初沈
不傾共爲唱導或難之曰栖水去杭城五十里
西湖故放生池也何必改作曰子不見夫官府
之庫藏乎勾稽會計密於秋荼今又重之以嚴

旨峻法然貪官污吏穿穴而乾沒者不可勝誅
也富家翁媪囊金櫝帛手自肩鏹中夜取火而
視之不遇胠篋探囊發匱之徒則其亡失者鮮
矣物公則翫法久則渝西湖之放生官府之庫
藏也栖水之放生翁媪之囊櫝也何必西湖之
是而栖水之非顏文忠之碑曰環海爲池周天
布澤動植依仁飛沉受獲蘇文忠之奏曰郡人
數萬會於湖上所活羽毛鱗介以百萬數皆西
北向稽首仰祝千萬歲壽栖水之爲斯善學兩
文忠已矣衡公自栖水來敘諸君建置之意屬

余綴以一言余拱手讚歎曰斯所謂諸上善人
俱會一處得廁名其閒幸矣作是說以廣之

袁祈年字田祖說

公安袁祈年其字曰未央吾友小修之子而爲
後於伯修庶子者也自公安之三袁以才名掉
鞅藝苑而其子弟之英妙者皆有名於時江漢
之間人皆知有袁未央矣一日飲余長安邸中
請改字於余余別字之曰田祖而告之曰周禮
春官籥章凡國祈年於田祖歛豳雅擊土鼓以
樂田畷注曰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甫田之

詩曰琴瑟擊鼓以御田祖傳曰田祖先嗇也先
王之制禮也大報本而反始是故以報焉則祭
先嗇以祈焉則御田祖其爲尊祖一也雖然豈
惟田有祖哉文亦有之三百篇詩之祖也屈子
繼別之宗也漢魏三唐以迄宋元諸家繼禰之
小宗也六經文之祖也左氏司馬氏繼別之宗
也韓柳歐陽蘇氏以迄勝國諸家繼禰之小宗
也古之人所以馳騁於文章枝分流別殊途而
同歸者亦曰各本其祖而已矣今之爲文者有
兩人焉其一人曰必秦必漢必唐舍是無祖也

是以人之祖禰而祭於已之寢也其一人曰何必秦何必漢與唐自我作古是被髮而祭於野也此兩人者其持論不同皆可謂不識其祖者也夫欲求識其祖者豈有他哉六經其壇墀也屈左以下之書其譜牒也尊祖敬宗收族等而上之亦在乎反而求之而已田祖胚胎前光蟬蛻俗學卓然有志於文者也吾姑語子以文之祖子歸而叩擊於小修以吾言爲端其於吾言必有進焉子江漢之閒人也江漢朝宗於海尊祖之義也詩不云乎沔彼流水朝宗於海

陸君陳字說

甬東陸生符嘗讀陳亮同父之自贊所謂人中之龍文中之虎愾然有意乎其人也遂字文虎旣而意有所未安也請改字于余余觀東方朔諫武帝願陳秦階六符生之姓名適有合焉因字之曰君陳而爲之說曰三代而下賢臣志士有志于理平所以規切摩厲其君未有不本於三階六符者也東方朔曰漢全盛事雄才大略之君假詼諧倡辨以陳其說人主用其一二遂能鞭笞四夷表章六經致白麟寶鼎之瑞同父

當宋南渡光氣分裂星分不越女牛參井之間
乃欲執縱橫恢復之計以干庸主窮老盡氣而
不得一試亦足悲矣吾願生爲東方生不願生
爲同父也東方生所陳秦階之事不可得而聞
矣生一旦如同甫上書故事 天子驚異累日
使執政召問從何處下手其何以置對夫永康
之功利驟而陳之能使其君畏然而不可誣也
新安之誠正久而陳之能使其君厭然而不可
易也良醫之用藥也虛則補之實則瀉之若必
欲舉一而廢一則均爲風痺不知痛癢之人而
已矣記有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
其信吾知生之必有以也生之爲人也孝友令
恭有君陳之遺德焉則三代以下之臣將姑舍
是而况於談諧倡辯之流乎

牧齋初學集卷第二十六

...

...

...

...

...

...



